

雄伊的世界

李 雄 伊 的 油 画 艺 术



杨维民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雄伊的世界

李雄伊的油画艺术

杨维民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雄伊的世界: 李雄伊的油画艺术 / 杨维民编. --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410-4771-8

I. ①雄… II. ①杨… III. ①油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①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2863号

雄伊的世界: 李雄伊的油画艺术

Xiongyi De Shijie: Li Xiongyi De Youhua Yishu

杨维民 编

出品人 马晓峰

主 编 杨维民

副主编 杨冰莹

责任编辑 李咏玫

责任校对 张拾羽

出版统筹 曾孜荣

特约编辑 徐芸芸

版式设计 秦华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编: 610031)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5

图 幅 134

字 数 100千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4771-8

定 价 8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239	215	127	43	11	8	6	5
后记	第四章 画评·概述	第三章 画展·理想	第二章 画家·创作	第一章 画画·童年	前言	序·梦里家园——评李雄伊的画	序·纯真和激情——李雄伊的画
杨维民						易英	邵大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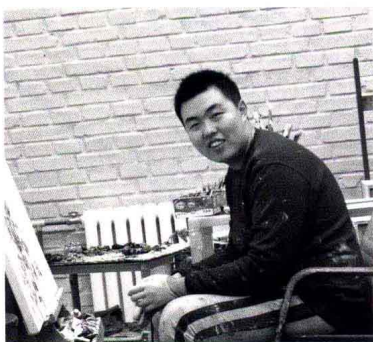
雄伊的世界

李雄伊的油画艺术

杨维民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雄伊

1988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2008年9月至2009年7月进修于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

2007年12月于北京798安妮画廊举办个人画展。

2009年6月参加宋庄虹湾美术馆『我的坊友我的坊』联展。

2010年5月参加北京时代美术馆『时代的转角』联展。

2010年8月北京时代美术馆主办李雄伊个展『雄伊的世界』。

2011年1月参加北京时代美术馆『非常向上——后生代画家提名展』。

2011年12月上海美术馆主办『雄伊的世界——李雄伊油画作品展』。

目录

239	215	127	43	11	8	6	5
后记	第四章 画评·概述	第三章 画展·理想	第二章 画家·创作	第一章 画画·童年	前言	序·梦里家园——评李雄伊的画	序·纯真和激情——李雄伊的画
杨维民						易英	邵大箴

序

纯真和激情

——李雄伊的画

邵大箴

学画，不一定要进美术学校或学院，这并不是说美术不需要由院校传授。美术，如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有“技”和“道”两个层面，都可以通过学校加以培育，但这不是唯一的途径。尤其当美术教育形成凝固、僵化的体系之后，对有才华的青年的深造反而有害无益。再进一步说，不论绘画中的“技”还是“道”，都是可以通过自学这条途径获得的。

自学者要取得成功，恐怕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天资，二是顽强的努力。天资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是基因，是人与生俱来的先天条件，十分宝贵。不过，如果认为一个人仅凭天赋便能成才，那是不现实的。后天的努力、勤奋、执著，锲而不舍的追求，在成功的道路上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有机会看到李雄伊的绘画作品，他是一位靠自学一步步地走进艺术的青年。从他的速写、油画人物和静物看，他有敏锐的艺术感觉，能捕捉对象外在形和内在神的特征，线条流畅而富于变化，色调和谐而丰富，构图也不落俗套，自有特色。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雄伊在线、形和色彩等形式语言中，流露出自己炽热的感情，这种感情出自内心，毫不矫饰，使人感到自然、亲切。显然，雄伊是一位有艺术天分和悟性的人。他通过观摩前人的作品，通过自己的实践，很快领悟到绘画的基本原理，掌握了作画的技巧，在作品中自由表达面对客观自然的真实感受。

更让人感动的是，李雄伊很勤奋，大概他在绘画中寻找到了无穷的乐趣吧，他画得那样轻松自在！他还自觉不自觉地探索各种表现方法，或迷恋于直观的印象，或沉醉于幻想中的漫游，或发出哲理的思考……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纯真、清澈而激动的心灵。

只要李雄伊不断提高各方面的修养，永远保持对自然和艺术的虔诚，他的绘画前途是光明的，我认为。

2010年7月于慧谷寓所

梦里家园

——评李雄伊的画

易英

一个画家总是要接受艺术的专门训练，学习使用材料，学习用艺术的形式来造型。在正式学习之前，所有的画家都有自己学习的经历，都是从儿童画起步。儿童的眼光非常单纯，他只会看到对象最有特征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方式把特征表现出来。对儿童来说，手眼是相通的，看到什么画什么，用简单的形式概括复杂的世界，稚拙的线条，单纯的颜色，人物、景物都画得像一个符号。儿童画是一个美好的记忆，它将朴素、纯真、原始的心灵直接记录在画纸上。人不可能再回到童年，成人的世界用伦理、规范和礼仪把童年的人改造为社会的人，人们按照社会规范来行事和生活，千篇一律地走完人生的旅程。不过，总有人保持了童心，真诚质朴地面对世界，追求美好与和谐，向往浪漫与幻想。其实，画画也是这样，艺术学院的学习就像社会的规训，一点一点地消解艺术的童心，最后大家都是学到一样的技术，一样的创作程式，全然没有了艺术的个性，没有多种的风格。对于艺术家来说，艺术的学习和训练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怎样保留自己的个性和童心却不是人人能做到的。看李雄伊的画，想到的就是他的艺术的个性和童心。

李雄伊的画很特别，很有自己的个性。他是用自己的方式来造型，用儿童的眼光观察世界。在很多方面，他好像还停留在儿童的世界，他画那些玩具，那些玩具组成的童话故事，玩具的背景又像他自己的房间，那就是他自己的世界。雄伊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想法的艺术家，他并不是像儿童那样随心所欲，而是像艺术家那样创作，他画自己的记忆，自己的想象，以及他所认为的那个真实的世界。那是一个用他的心灵编织的童话。那些玩具好像都有生命，它们在游戏，在窃窃私语，在看外面的世界。雄伊画他周围的环境，他自己那个小小的天地，童年的玩具保留在那儿。雄伊画它们，也是与它们对话，外面的世界太复杂，他在寻找一片心灵的净土。他的画并非真正的儿童画，他画这个儿童的世界，却有自己的经营和表现。他的构图充盈而饱满，看得出有良好的静物画基础；物体和物体之间有一种动态的关系，比例得当，节奏均匀；用笔稚拙而大方，往往是一笔到位，不见重复和修改的痕迹。在绘画上，线条是最与心灵相通的因素，所谓自动主义绘画，就是让线条不受理性的支配，在无意识状态下让线条自由地走动，完全体现出一种天真和纯朴的表现。雄伊的线条当然不全是自动主义的游走，他的线条还是用来写形的，但正是这种原始的真诚与纯朴附着在形上，使得表现的对象同样具有天真的魅力。色彩是比线条更加天然的要素，也就是说，色彩需要更多先天的条件，雄伊的色彩显得比较成熟，有着大师般的气派，有些地方是灰色调的

处理,有些地方又是响亮的纯色,交错有序,和谐井然。其实这不是训练的结果和刻意的安排,而是天然的悟性和敏感。如同他的线条和形的关系一样,形是对线条的天然性的一种约束,色调与颜色的关系也防止了颜色的天然性的失控。这一点对雄伊的作品非常重要,这种天然与控制的关系正是隐喻着作品的意义。

再看雄伊的风景。他的风景像是梦幻,不似写实的场景。这使人想起法国画家郁特里罗,他爱喝酒,总是在醉酒时作画,虽然画的都是明信片上的风景,但因为完全是直觉的表现,画上风景就成了梦幻的表现。命运的境遇,心绪的压迫,也通过直觉表现在形式上,梦幻就具有了普遍的意义,隐喻了人生的精神境遇。雄伊的风景是一个童话的世界,他的梦幻不是成年人对现实世界的逃避,而本身就是在一个童心的世界,在成年人看来尤其如此。他的玩具被搬到了风景中,不仅是风景中的生命,也使风景有了生命。这个生命不仅是他自己,也是为那个生存日益艰难的世界带去生命的希望。他的风景有些是生活环境的记录,有些是来自照片,可能是他去过的地方,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管是什么样的来源,都被画成他心中的景象。按照风景画的标准,雄伊的风景都不合规矩。梦境中的风景本来就没有规矩的。几根枯枝越过童话般的屋顶,上面有一只乌鸦。好像一个孩子要跟我们讲的故事,你不知道他怎样想象那个童话的世界。一簇鲜花堆拥在前景,远处的后面有一扇铁门,多么奇特的想象,似乎是一个孩子从梦中醒来,看到窗外的风景,梦里梦外都被他揉到了一起。雄伊画得又非常随意和率性,好像真的能把梦境记录下来,然后再加上他的想象,添加一些动物或人物,动物都像他的玩具,人物就像木偶。这就是一个寓言,在一个想象中的纯净的世界,森林、鲜花、童话般的房子,人类和动物都愉快地生活其中,没有污染,没有伤害,只有透彻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

人不能回到童年,但又总是渴望回到童年。社会的发展消解了人的天性,使人异化为机器的人、物化的人。文明的步伐并不总是带来幸福,天空不再湛蓝,河水不再清澈,森林在消退,田园在湮没。雄伊的画好像一个梦里的家园,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梦中向往而又永远回不去的地方。艺术如同文明,艺术的成熟也使得艺术成为教条和公式,人们又想返璞归真,重新开始艺术的心灵之旅,但我们都回不去了。看了雄伊的画,就像他领着我们回去,看到了我们的过去,看到那个纯净、朴实和天真的心灵家园。

2011年10月于中央美院

前言

流萤，在树林里，在暮色里，
你快乐地展开你的翅膀！
你在欢乐中倾注了你的心。
你不是太阳，你不是月亮，
难道你的乐趣就少了几分？
——泰戈尔《萤火虫》

这是油画家李雄伊最喜欢的一首诗。作为一名年轻的艺术家，李雄伊的作品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他人的天真与纯净，无论是他所喜爱的动物题材，还是他最近所创作的人与植物系列，都充满了自由自在的稚拙和令人惊叹的想象力。他的作品几乎全部出自于他自己的生活在，他笔下的花卉就摆在自家的阳台上，他描绘的动物大都源于他在世界各地的旅行经历，他所爱的小猪是伴他从小到大的玩偶，他创作的肖像都是他的亲朋好友。他喜欢用饱和而单纯的色彩来描绘他的生活，有时候他甚至不在画布上做底子，而直接上色。他作画的方法不循章法，而又自成一体，他画笔的走向就如同他的思维一般，永远无法预测下一笔会落在哪。他作画的过程往往峰回路转，而他作画的状态总是全神贯注。他具有一个艺术家对于自己创作事业的绝对痴迷，他也将艺术家/造物主 (Creator) 的职能发挥到了极致，他全心全意打造出了一个如同水晶球一般纯净的世界，我们透过它能够看到难以想象的奇异魔法，也能看到雄伊本人的心路历程。

雄伊从小就是一个热爱绘画的孩子，从三四岁起就开始在纸上、墙上甚至玻璃窗上涂涂画画，五六岁的时候就声称自己将来要成为一名画家，七八岁的时候随已在北京工作的爸爸妈妈从东北来到了北京，继续坚持画画。无论是租来的公寓，还是父亲的办公室，都成为他创作的场所。由于对艺术的无限痴迷，雄伊几乎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于绘画，他喜欢沉浸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而对现实生活毫不关心，这赋予了他的绘画以无与伦比的天真与纯洁，但也导致他与外界的交流越来越少。加之雄伊本身就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语言上的交流不畅给他的少年时代带来了许多烦恼，因此，他更加不喜欢主动与人交往，而倾向于将自己锁在艺术的世外桃源中。相比于其他同龄人，雄伊少了几分伶俐，却多了几分稚拙；少了几分虚荣，却多了几分真诚。内敛而单纯的性格使他更关注自己内心的细微感受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节，无论是一盆花、一台电话、一个玩偶，还是一棵树、一朵云、一只飞鸟，在他笔下都能呈现出异样的光彩。因为他总是能够另辟蹊径，在司空见惯的对象中发掘出其独到之处。

由于艺术上的独特天赋和在学校的不愉快经历，雄伊在中学毕业之后就不再上学，专心于自己的创作。简单而平静的生活改变了他童年时代狂乱飞扬的涂鸦，亲切而开明的绘画老师教会他驾驭自己非凡的才能，细心且耐心的家庭老师帮助他提升把握生活的能力，父母的理解与支持更是为他提供了一个温馨而安宁的港湾，使他能够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作画。没有了升学的压力，屏蔽了生活的烦恼，雄伊的想象力开始如春天的草叶一般肆意生长，他的思维开始像破晓的阳光一般自由放散，他的词汇在他丰富而细腻的情绪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以至于总是无法确切地进行表达，于是这一切便都诉诸了绘画。他用心地描绘着自己的生活，它们简单、快乐而充满童趣，他从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也不会关心是否画得肖似。他能将艺术大师的作品改成自己的风格，也能在平淡无奇的写生中流露出奇思妙想。他自由而执著，他绝对坚持自己对于艺术的信仰，而极少受到外界的影响。他几乎全靠感觉作画，而无法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和意图。对于雄伊来说，无论是在小时候，还是在长大后，绘画都是他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他从不刻意去营造什么，他的绘画过程总是让每一个亲见的人提心吊胆，难以预测，但最后完成的作品却奇迹般的美好。

也许，正如雄伊最喜欢的这首小诗，他既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他无意于与日月争辉，然而，在他小小的纯净的世界里，他却比任何人都要快乐。在这个艺术品市场繁荣上升的年代，天王巨星横空出世，各路精英轮番登场，艺术论坛唇枪舌剑，拍卖会上潮起潮落，没有人会注意到还有一个坐在自家阁楼里默默画画的少年。他不谙世事，也不求功名，他犹如坐在台风眼的中央，纵然周围已经沧海桑田，乾坤倒转，他依然能够浑然不觉，锲而不舍。与许多当代艺术家相比，他那份追求理想的执著与专注更类似于20世纪的现代艺术家，比如不向命运屈服的凡·高，放弃雄厚家产到南太平洋小岛上隐居的高更，足不出户，交游甚少的塞尚，等等。他和他们一样不顾一切，而只为自己的艺术理想而活着。

在这个群星并起、风起云涌的时代，当我们拨开重重风潮、符号与欲望，就会发现这里竟然还有如此一片纯美的净土，正如武陵人在峰回路转之后发现桃花源一般，这个单纯自然的年轻艺术家与他奇幻天真的作品给予我们的震撼可想而知。我们无意于从事一场造星运动，更不想做任何无关而过度的阐释，但是真正杰出的艺术家，无论岁月流转，世事变迁，都最终会在历史上闪烁出他的熠熠光辉。也许，初为业界知晓的画家雄伊现在还只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但是他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光芒照亮他的艺术未来，书写他的艺术故事，引领大家进入他的艺术世界。



第一章

画画·童年

1995年6月的一天，一列从辽宁兴城开往北京的火车如同往常一样呼啸着一路向南，驶向首都。在车上，有千里迢迢走亲访友的东北老乡，有携妻带子旅游观光的游人，也有背负行囊谋求生计的打工者。人们或打牌闲聊，或闭目小憩，列车员推着餐车来回走动，兜售各种零食和报刊。在其中的一节车厢中，坐着一个小男孩，他既不理睬车厢内嘈杂的人声，也不被列车铿锵有力的行进声所打扰，而只是趴在窗台上专注地望着窗外。一片片金黄色的麦田，一排排笔直的钻天杨，一池池波光荡漾的河塘，在他眼前飞逝而过。他兴奋又有些茫然，虽然在很小的时候他曾经也坐着火车去过北京，但短暂的几天旅游观光使他对北京没有太多记忆。而且这一次，他不是去旅行，而是要到那里和父母一起生活，去上学。

他叫李雄伊，那年7岁。

雄伊的故乡兴城是一个毗邻渤海湾的美丽城市，他的父亲李长旭是一名律师，母亲熊瑛是一名会计师。虽然出生在一个看似与艺术无缘的家庭里，雄伊却从小就表现出对绘画的浓厚兴趣，三四岁时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纸上勾勒一些简单而夸张的形象。有一次熊瑛下班回家，孩子兴高采烈地拿着他的“大作”给妈妈看，上面画的是一个胖头和尚，人物形象几乎是由两个简单的圆构成的，并且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憨态可掬，拙朴自然。他幼年时代的画作大多如此，用笔简括，无拘无束，但又十分传神。虽然当时雄伊一般都是以铅笔、水彩笔作画，但有时他也会发现一些新的“媒介”，比如说——巧克力。巧克力对他来说不仅是一种美味的糖果，其黏稠度和黏合性很类似于蜡笔，爱画的他常常用巧克力在家里的壁纸上涂鸦，自我陶醉之余还总是骄傲地向父母炫耀他的作品。这种“新发明”总是让父母亲哭笑不得，甚至熊瑛的口红也曾经被他当做蜡笔在墙壁上画画。开始的时候熊瑛还会努力地去擦拭弄脏了的房间，后来就索性由他自由挥洒了。在雄伊幼年时期，艺术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芽，虽然雄伊的父母当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并没有遏制他肆无忌惮的爱画画的天性。他们虽然对艺术还知之甚少，而且繁忙的工作使他们没有过多地关注雄伊的绘画爱好，但是他们对雄伊总是宽容而理解的，也常常会从这些涂鸦中得到为人父母的快乐。不过，雄伊幼年时代的涂鸦并没有被父母太放在心上，因此大都没有保存下来，一般都是在打扫房间的时候被当成废纸扔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80后这一代的精神生活总是丰富多彩的。很多孩子在童年时代都被父母赋予远大理想，希望他们成为钢琴家、书法家、画家，让他们学器乐舞蹈、书法绘画、象棋武术……恨不得让他们“样样精通”、“无所不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数孩子的远大理想都沉没在岁月的长河里，因为追梦的道路往往是艰辛曲折的，曾经的理想很容易就被渐渐淡忘了。雄伊的爱好并不是很广泛，可单单对绘画情有独钟。在五六年级

的时候，他就曾和妈妈说过，将来要当一个画家。妈妈熊瑛没有太在意，也只当是孩子一时兴起，并未认真去思考。然而，“当画家”这个信念却从那时开始就深深扎根在雄伊的心里。虽然直至2000年他才正式开始学画，但在此之前，他从未停止过绘画。可以说，他的经历就如同他的性格一样单纯，他对于某件事的坚持甚至固执的个性从小就显露出来，而正是这种坚持使他没有像其他许多同龄人一样在追求理想的路上半途而废，或者根据长辈的规划亦步亦趋，而是执著不懈地走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艺术道路。

1995年是雄伊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他来到了北京。与山清水秀的兴城相比，北京则如同一个战场，这里集聚着来自各地的怀揣着各种梦想的人们。作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中心，北京蕴含着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机遇与财富，许多才华出众的有识之士来到北京拓展事业，寻求更大的发展。雄伊的父亲李长旭就是其中一员。李长旭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因为女友熊瑛（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而放弃了北京优厚的就业机会，决定随她到沈阳工作，就职于沈阳的律师事务所，不久便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他的志向并不止步于此，很快他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才干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并迅速扩大公司规模。随着效益的逐年上升，他将目光再次转向了自己当年求学的地方——北京。他曾经对妻子熊瑛说过，如果不到北京发展自己的事业，那将是他终身的遗憾。可以说，雄伊执著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然而，最初来到北京的生活是艰苦的，由于在沈阳积攒下来的大部分积蓄都用来投资新的公司，而且妻子和儿子也都不在身边，所以李长旭没有花费太多精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是把办公室当作家，白天那里是办公室，晚上就变成卧室。当时，熊瑛在沈阳六〇六所工作，而雄伊则在兴城由姥姥姥爷照顾。迫不得已，一家三口分落三处，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而后不久，熊瑛辞去了沈阳的工作，也来到了北京。由于李长旭在北京的新公司刚刚起步，各方面条件都还不成熟，生活也不够稳定，所以他决定暂时不把雄伊接过来。但远在辽宁的雄伊时时刻刻都牵动着父母的心，他当时还只有五六岁。

终于在1995年6月——那时雄伊的父母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一年，雄伊快到上学的年龄了，爸爸妈妈决定接他来北京上学。于是，雄伊跟着表姐坐上了进京的火车。在经历了近五百公里的旅途之后，当雄伊和表姐站在北京火车站出口的时候，他们面前陡然出现的这个庞大城市让雄伊感到无比陌生。嘈杂的人流，来往的车辆，不同的方言和口音，让他手足无措，甚至当母亲出现在雄伊面前并牵起他的手时，他有的也只是陌生，竟然抽回了自己的手。对于年幼的雄伊来说，几年来离别成为习惯的日子让他对父母的记忆都变得有些模糊了，而在他面前即将展开的命运与未来也将是他无法预知的。

无论如何，一家人终于团聚了。他们住在亚运村，雄伊正式开始了在北京的生活。那时亚运村附近